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二



詳校官主事_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十三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 葛洪 撰

審舉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

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
假目以開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莫
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輶車於
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
莫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
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
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
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

漏防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
父兄貴顯望名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
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
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淳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
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
焚絲引用鴛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
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

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
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
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猶復不
能免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兔置之賢況
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價瑣碌之輕
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
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泉鵠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

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鬪茸為伍清節羞入簞簞之貫舉任並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禱祀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士之所在

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選世之量
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
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
閹宦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
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
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

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
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
上為下劬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
正吏部並為魁僧各債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
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乃
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
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援

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
殞竿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
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
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
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
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
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
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
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
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
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
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竭其聰明不為
利慙動不為囑托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
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
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

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
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
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
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切而舉所不
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
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
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
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

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
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
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
者曾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
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
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
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
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

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
范生懷治國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
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
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閤蔽也良將高第
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
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
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
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

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
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
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
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
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
以蒞敦御朴而不足以拯哀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
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
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
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
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
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
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
偏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
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
附其貢士見姬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

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

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鼯蛇於華夷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

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曾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囑托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

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為斯制乎若試
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漢四
科亦有明解法令人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
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
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
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
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跎不慎法令
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

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
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
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
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或不遭
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
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

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踏趾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佞卑辭悅色捉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以則悞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

不同一何遠耶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
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
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徧徇高
友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
峙獨立者為澁吝疏拙以奴顏婢膝者為曉解當世風
成俗習莫不流遁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
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藍縷杖策被
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

若夫程鄭王孫羅襃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
不集禮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
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
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
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
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
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
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

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
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
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
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
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了然隻跼失
其名革結儲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
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

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子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寶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等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茫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竿也彼尚不能自止其

顛覆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
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
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橫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蒿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
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
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
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
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

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

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駸加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

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加勉之以禮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

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
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
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
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
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
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立亭長而驅朱軒者友之

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了色不能成袞龍之瑋
燧。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
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
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槩括修則枉刺之疾
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
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
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
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

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
然虛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刳頸之契漸漬釋
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惆歎或睚五懈切皆而不思

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
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
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

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
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
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
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
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
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
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
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雋恨

接援化成讐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
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
為辱身尊卑禮讓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
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
不飛輪魚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之
名於秉勢之口獲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
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
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誦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第十七

抱朴子曰騃褻

於文切
駭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

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

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
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
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擘也而不能
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勲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
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
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
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
波於井底摘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

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劔
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
故姜牙賣魚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
而獨步於三槐

擢才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眛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
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
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
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
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
故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乃末葉
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
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
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
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

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刳剝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
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
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
角而見過況乃潛於臯薮乎孫臏思騁其秘畧而司馬
刑之韓非願建其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
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
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
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

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
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
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
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
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
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
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
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

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
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
陶倚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責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
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
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實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
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
徑以割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采木廢於勿用赤

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如震切權右
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

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
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
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勲蔭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
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杙之下至卑
而不動者雖鷗鴻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
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
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

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眄過隙而興
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
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
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璉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
和音於聾俗之地嚮章甫於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
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
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
下封文錦於畱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

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韞鋒則曷用異
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
之穴升利見之途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
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栢
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暮成一介之夫採薇
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茫渺昧
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經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
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

未若挺治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本乎玄朴之外
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
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
重羽矜其輕萬隘者執束於滓汁達妙者逍遙於玄清
潢沔納行潦而乃噎渤解吞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
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
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閤休咎
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

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
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
倉庚俟煙煴以修鳴騶不荀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
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
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
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婆而陶鈞尚父見
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

苦性切
籠也

弘式匿竒於耕牧

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

釋筭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
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
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途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
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
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魚朱重紫則若固有
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

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
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
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
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干上辭聲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第二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
號餐餐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

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輶礚而或不聞焉七
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
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
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
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
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
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
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蒿岱者雖竦蓋千仞垂

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雖速

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璉窮谷多不伐之

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蜚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

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

充太阿之寶犬羊佻

佻出高切
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

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明黨為舟楫則無

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先意承指其利

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

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駕蹇矯

首於瑯

多么切

輦駮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

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或
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
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
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
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
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
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

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大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皆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剛剗之猶未愜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

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凝然特立才遠
量逸懷霜履氷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已衡門淵渟嶽
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勵高尚
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
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也力尚也安肯
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
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
競腐鼠於踞鵠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

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覺時
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
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
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
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
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容也脅肩所赴弗隨也
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
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

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
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
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
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
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徒刀切鞀奴移切恣喋音高
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纁傾棄而不羞醕酪專灌
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鑿軒此古人之

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滂濘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颺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

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彊棘矢而望高手
於渠廣策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
班墨忽良才而欲舜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
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
何怨何尤哉

清鑒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
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侯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

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閤保

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
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
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
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鯨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
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
騄騏之足雖未飛走其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
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駸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

鷙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
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
宗之徵著乎開報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
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勾踐蜂目而
烏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
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
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猶能知人故
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

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龐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闔閭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常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

疋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
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
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
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
虱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
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滂隆惟帝難之況
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
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叔

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姒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邪太所論皆為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燼之餘乎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

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
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
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
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尺丈徐乃說其斤兩之輕
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哲哉

行品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備
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

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謫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側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

不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
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
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
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
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
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
失不傾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
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

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惴懼於可畏者
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
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
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
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
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
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聞
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

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
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
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
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
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
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
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
詳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

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靚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建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

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
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
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
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
而偏黨志惟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
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
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
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斷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

步本切

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噤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徵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

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
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
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
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否
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
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
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
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若進止質濫然而含英

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
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
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
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
變清銳巧言綺絜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
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疏心慢中
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

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
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
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
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
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
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
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
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己果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

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
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
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
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廣濟虛已受物
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
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
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
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是而實非若然而不然

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
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
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鶴
鷄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
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
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
砥跖

上音武
下音夫

之亂瑾瑜鷁鷁之似鳳凰凝氷之類水精

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
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
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
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
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
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
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
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

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彌令猥恣之唯貴婢娉
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違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
富殖助其婢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
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如歸血刃之禍
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
所謂愛其儻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
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
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

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讐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闕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闕忘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位豪右權臣之從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娶其妻楚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

之豈惜傾竭屋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

睚

五解魚許二切

眦

在解在計二切

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

法之行則必寡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悔變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蒞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隲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

性也過乎腐饔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潔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
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
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
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
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甚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
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
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

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

音沔

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

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殼之器並用滿

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

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

女交切
喧也

如沸

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

鳥格切
笑聲

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蹙

居月切

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

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闇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

客庚切

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

登危蹈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

忿於器物或醺

為命切
醺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

鋒乎熾火烈於室廬倍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

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

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
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
以忠告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
罔顧乎前後搆瀉血之讐言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
黨不加重矣責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
則壯者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
於須臾結百疴於膏肓

呼光切

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

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

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
於能否計漑雷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
殷勤劬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
發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
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
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
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疾猶展
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

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

荒旦切

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
恭敬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
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嚙盃景升荒壞以三
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枉以無日不醉
信陵之凶短褻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
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䟽斥子建
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

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歲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饑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

薄行切
擊也

徇者相辱

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及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
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
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
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
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
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
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殽不徹故能制禮作樂
漢高作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

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
玄乃就子園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
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
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述諸父外將嘉賓如淮
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
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
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道則焚
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

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沉於酒醴之毒物
乎夫使彼夏桀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
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
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
酒禍禍其安出是猶知濁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
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颶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
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
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

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敬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于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

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觀碑栢而
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
之富臬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
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
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恩威
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
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
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疾謬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傳

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

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繡紈袴之側游

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醜辭嘲

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

五駭切
廢也

野於

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

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

甫逞切

風嘲戲之談或及祖考或

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
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言輕之不塞周承之變
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
給者借錄以刺獻

錄耳由切
獻扶發切

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

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
也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
而可笑中而不傷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
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期

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
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
心變而成讐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
以陰私相訐

居謁切
面斥人

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

之既玷

音點

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禍

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侶

居御切

容

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
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
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
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
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
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
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
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

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

謬故毫釐之失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

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

颺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皆卜切

連抱之木也古

賢何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

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

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

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

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
安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音而咽
鉤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
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
願世人改其險詖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遺其誇矜之人
諸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不去客黃祖之
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
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

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入也窄逼之地
耻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鳴
呼悲哉此與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
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眴然之不肖
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抱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
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
謂見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駟衍
入彊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
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
者猶鵠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
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
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實此
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為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
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
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

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
志通步高清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
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禦之故勝已
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
能禁也夫災虫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
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儆之而已
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
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一物

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
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
左女由右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
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
圍力各切犖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敘
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夫
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立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
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

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
道褻謹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
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盪
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
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
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
人迹側高深文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
任才不軌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為溢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
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陽離而不接妄行所
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
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
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穿
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
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
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

然落拓之子無骨骸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而乃笑亂男子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婁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帝箠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

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
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
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
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
黨而見謂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
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嘆非一率如此也
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
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醜啗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踈烏卦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

為選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為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於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

閭閻修業攻過弼為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閭
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
競割橫撥森摺無復庶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
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
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
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哂以叙勸交極黷以結
情款以傾倚伸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

舍朴駭以虫鎮抗指者為剿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
摺答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廣結伴流更相推
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
瓢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
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
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
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
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厯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

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
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
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
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謬然終迷
而返老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
訶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瞿
然冰泮革面而旋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